

李正栓
主编
名家游记



〔英〕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
李正栓 徐珊珊 杨立秋 译

〔德〕海因里希·伯尔 著
王密卿 徐征 译



墨西哥与爱尔兰行记

Mexico and Ireland Travel Notes

长 春 出 版 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李正栓
主编
名家游记



「英」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 著
李正栓 徐珊珊 杨立秋 译

「德」海因里希·伯尔 著
王密卿 徐征 译



墨西哥与爱尔兰行记

Mexico and Ireland Travel notes

长 春 出 版 社
国 家 一 级 出 版 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墨西哥与爱尔兰行记 / (英) 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,
(德) 海因里希·伯尔著; 李正栓等译. — 长春: 长春
出版社, 2018. 1

(名家游记 / 李正栓主编)

ISBN 978-7-5445-5079-6

I. ①墨… II. ①戴… ②海… ③李… III. ①散文集
— 英国—现代 ②散文集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0880 号

墨西哥与爱尔兰行记

著 者: [英] 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 [德] 海因里希·伯尔

译 者: 李正栓 徐珊珊 杨立秋 王密卿 徐 征

责任编辑: 程秀梅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出版发行: 长春出版社
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561180

总编室电话: 0431-88563443

地 址: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

邮 编: 130061

网 址: www.cccbs.net

制 版: 长春市大航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: 吉林省良原印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173 千字

印 张: 13.5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13604430875

目 录

第一部分 墨西哥的早晨

译者序 / 3

第一章 克拉斯密和鹦鹉 / 5

第二章 步行去华亚帕 / 14

第三章 服务生 / 31

第四章 集市日 / 44

第五章 印第安人以及他们的娱乐 / 53

第六章 发芽玉米舞 / 66

第七章 霍皮蛇舞 / 73

第八章 柠檬树下的月光 / 94

第二部分 爱尔兰行记

译者序 / 99

英文版序 / 101

第一章 抵达（一） / 108



- 第二章 抵达（二） / 113
- 第三章 为迈克尔·奥尼尔的灵魂祈祷 / 118
- 第四章 梅奥——上帝救救我们 / 124
- 第五章 一副人类居住地的骸骨 / 131
- 第六章 流动的政治牙医 / 136
- 第七章 一座爱尔兰小城的肖像 / 140
- 第八章 当上帝创造时间时 / 150
- 第九章 关于爱尔兰的雨的思考 / 155
- 第十章 世界上最美的脚 / 159
- 第十一章 在公爵大街上死去的印第安人 / 168
- 第十二章 凝视着火 / 173
- 第十三章 当谢默斯想要喝一杯…… / 176
- 第十四章 D太太的第九个孩子 / 180
- 第十五章 对西方神话的一点贡献 / 185
- 第十六章 看不到天鹅 / 190
- 第十七章 习惯用语 / 196
- 第十八章 道别 / 199
- 后记 十三年后 / 205

第一部分

墨西哥的早晨

[英] 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 著
李正栓 徐珊珊 杨立秋 译

译者序

英国作家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（David Herbert Lawrence, 1885—1930）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具创造个性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。评论界对劳伦斯颇具争议的关注和讨论从未停止，但他的游记一直处于相对被忽视状态。

劳伦斯共著有三部游记，《墨西哥的早晨》便是其中之一。旅途中，异域风光、民情民风、原始艺术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创作的游记真实地记录了他在异域文化中的感受，也为他的其他作品的创作提供了灵感。

1923年，劳伦斯到墨西哥游历，记录了他在旅途和客居期间的种种见闻与感思，写下了一系列随笔散文，并将它们收录到本书中。本书将带你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地域，每一篇散文都让你尽览异域的风土人情。

墨西哥的早晨，足够清新、足够温暖，空气中弥漫着独有的淡淡味道。模仿力超强的绿鹦鹉对闲逛的白卷毛小胖狗心怀嫉妒，由此引发出一系列脑洞大开的次元论；星期天，远离城镇，徒步小游，令人印象深刻，更何况是向树林黑暗处最远的村庄前进呢。沿途有别样的风景、骑驴的女人和小牧民。抵达目的地后，会发现买橘子都是件吃力却令人难忘的事儿，连免费吃的番荔枝背后也藏着华亚帕老女人的一番小心思。但不论怎样，喝着纯净的水，仰望着完美纯净的蓝天，还是让人对明天充满期待。服务生罗萨利诺是个勤劳、可爱又古怪的家伙。与他相处，会发现墨西哥印第安人与白人的种种差别。他可是砍价的好手，买东西跟着他，准没错！可他的脾气变幻莫测，犹豫不定，这背后却隐藏着他难以启齿的过去



和深深的恐惧。集市日可是热闹极了，男女老少，赶着小驴、骡子和牛车涌向城镇。他们来买东西、卖东西、讨价还价和交易。交易使人们有了接触，而这里的人们喜欢与人接触，即使是顾客讨价还价，也让卖家乐此不疲。集市上各种物品应有尽有，你可以见到巴黎最新款式的皮带，尽管对当地人来说，这只是很古老的款式；在一对夫妇卖的皮凉鞋背后，你没准儿就能发现隐藏在当地皮革制作背后的秘密。印第安人的娱乐活动很有特色，他们最普遍的娱乐活动就是一天结束之后的夜晚，大家围着鼓歌唱。在作者细致入微的描述下，带有独特情愫的歌声和鼓声仿佛就在耳边。还有黑暗中、篝火旁，伴随着鼓声而起的各种知名或不知名的舞蹈。所有这些娱乐，都那么放松，那么自然，只是轻松的一种存在而已。某些时候，歌声可以促使谷物生长，舞蹈也会。你会了解发芽玉米舞怎样让玉米快速生长，而它背后又蕴含了什么道理。你还会跟随作者和翻山越岭的三千人，一起去看看每年才举行一次的蛇舞和那些蛇祭祀者，想象一下，把响尾蛇放进嘴里是多么紧张和激动。在这之前，没准儿还可以先欣赏一下羚羊舞。最后，在皎洁的月光下，静静地，与作者一起在他乡畅饮味美思酒，庆祝圣凯瑟琳日吧。

除却丰富的内容，阅读劳伦斯的游记，会发现其游历过程是他自我探索、自我审视、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，从中可瞥见和略识他在异国土地上的真实心理状态。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有助于推进我国对劳伦斯的研究。同时，劳伦斯还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毫无保留地体现在自己的文字中。他的想法新奇、大胆而富含深意，能引人深思；他的笔触细腻、生动、直接、有力，定能让你眼前一亮，获得新奇的感知和无尽的遐想。

李正栓

2016年8月

克拉斯密和鸚鵡

说起墨西哥，这里一般指的是共和国南部的一个小镇。在这个小镇上坐落着一座破败的土坯房，它建造在花园的天井周围；在房子的深处，有一条两侧树木丛生的阴凉走廊，那里有一张玛瑙桌子和三把摇椅，还有一把小木椅子、一盆康乃馨和一个握着笔的人。我们堂而皇之地讨论着“墨西哥的早晨”。而其实所有这些，不过就是一个小人物，看看头顶上那一小片天和树林，之后低头看他练习册上那一页罢了。

很遗憾，我们并不总能记住这个。当书上呈现了一个大标题，比如《未来的美国》或者《欧洲形势》，很遗憾我们不能立即看出这是一个胖子还是个瘦人，是坐在椅子上还是躺在床上，是在向一个短发速记员口述还是在用钢笔在纸上做小标志。

尽管如此，这仍旧是早上，仍旧是墨西哥。艳阳高照。即便是冬季，太阳也会一直照耀着大地。坐在户外写作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足够清新，足够温暖。下周就是圣诞节了，所以这样的天气应该正好。

我能闻到一阵阵康乃馨的味道，因为它们离我最近。我还能闻到山松^①的树脂味、咖啡味、一丝淡淡的树叶味、早晨的味道，甚至是墨西哥

① 原文为“ocote wood”，墨西哥的一种山松，同 *Pinus montezumae*。

的味道。因为当所有说完、做完之后，墨西哥便拥有了一种从她身体里散发出的独有的淡淡味道，就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味道一样。这是一种古怪的、难以形容的味道，在这味道里混合着树脂味、汗水味、焦灼的土地味和其他东西的尿味。

公鸡依旧在打鸣，在当地居民磨面的小磨坊里，机器慵懒地工作着。几个妇女在门口高谈阔论，于是树上两只驯养的鹦鹉也开始吹口哨了。

就算我不去刻意听鹦鹉叫，它们也严重影响了我。它们机械的叫声震得我耳膜颤抖。这是两只普通的绿鹦鹉，眼睛红里透着少许蓝色，圆圆的眼睛透出幻想破灭的眼神，笨重的鼻子凸出在外。但它们专心地听着，然后再重复。罗萨利诺正拿着把树枝做的扫帚扫庭院，这一对儿的口哨声现在就像是他的声音，但不像他那样用口哨将感情发泄殆尽。当我们走近罗萨利诺的时候，其中一个人盯着他看，看他扫地时低着的那颗黝黑的头，像藏起来似的，那人不禁笑了。

鹦鹉吹的口哨简直和罗萨利诺一模一样，只是声音更胜一筹。而这更加极致的声音却是那么讽刺有趣。它们老气横秋的脸上耷拉着长长的赘肉，还有那双无神的肉眼儿，不动一块肌肉就能将罗萨利诺的声音更具表现力地重现出来。而罗萨利诺，还在用那个树枝做的扫帚扫庭院，把那些小树叶拢成一小堆儿一小堆儿的，将自己淹没在默默无闻中。他不反抗，也无力反抗。那充满野性的、流畅的印度腔口哨声高高回荡在墨西哥的早晨，铿锵有力，能量无限。而且总是、总是比罗萨利诺更胜一筹。

之后这两只鹦鹉的声音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咯咯叫，它们正挪动笨拙的爪子，也许是用喙紧紧钩着，用它们冰凉缓慢的爪子上到那个更高的大树枝上，就像那些其貌不扬的小嫩芽向着阳光往上长一样。突然，又传来一声尖锐的带着嘲讽的声音：

“佩罗！哦，佩罗！佩——罗！哦，佩——罗！佩罗！”

它们正在模仿某个人的声音呼唤狗，佩罗就是狗的意思。但是，任何生物都能够发出这样一种温和的、讽刺的声音，仿佛是人类在叫狗，这真难以置信。人们咯咯笑的时候都是不由自主的。那么有人会想：这可能吗？我们是如此绝对、如此纯洁，从一开始就是荒谬的，这可能吗？

这不光是可能的，而且成了它们的专利。我们现在脑袋一团混乱了。

现在它们像狗一样狂吠，和克拉斯密的叫声完全一样。克拉斯密是一条白卷毛小胖狗，一分钟前还躺在太阳底下，现在又慢条斯理地走到走廊的阴凉地，靠着墙卧在我椅子旁边。“汪——汪——汪！唔！唔！汪——汪——汪！”这是鹦鹉发出的声音，简直就像克拉斯密看到陌生人走进门廊一样，而且声音还有点儿夸张。

我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，低头看看克拉斯密。它黄色的眼睛里透露着默然和一种不安的顺从。克拉斯密抬头看看我，带着一丝责备。它白色的小鼻子尖尖的，眼睛下面暗暗的，它整天什么也不做，只是在太阳晒得很热的时候躲进阴凉，阴凉变冷的时候起身，然后无济于事地咬它身上有跳蚤的地方。

可怜的老克拉斯密：它大概有六岁，却很顺从，顺从得让人无法形容。只是不卑微，它不甘心受罚。虽然身体是躺着的，但它的精神是崛起的。

“佩罗！哦，佩——佩罗！佩——佩罗！佩——佩——佩罗！”鹦鹉尖叫着，这种具有穿透力的奇怪叫声，似乎让大树也竖起了耳朵。这个声音属于大脑创造之前的时代，是一种能够直接穿透隔膜的声音。克拉斯密把尖尖的小鼻子扎进毛茸茸的尾巴里，闭上了眼睛，因为我在咧着嘴笑，装作要睡觉了。然后它突然开始咬身上有跳蚤的地方。

“佩——佩罗！佩——佩罗！”之后一个短暂的停留，忍住了狂吠。这个西班牙语中很难发音的“r”，发出了所有怀恨在心、销声匿迹的永世漫长。紧随其后的是小卷毛狗那般的小声犬吠。它们能够使它们的声音变得像一只小卷毛狗一样细小和没有斗志。在一阵恶意的振铃之后，它猛扑向了正对着繁星的阳光梯，并发出那个西班牙语特有的卷舌音“r”。

克拉斯密缓缓地离开了阳台，低垂着头，扑向了阳光。不对！它陷入了自我控制中，又爬了起来，用爪子抓住地面又松开，软软地迅速躺在地上。

成事在人！克拉斯密是打不倒的！这只伤心的白卷毛狗在太阳和影子中间摆动，越摆越慢。

在紧急的状况下

我既不退缩也不大哭，

在命运的恐吓下

纵使头破血流也绝不屈服。

这恰恰就是人的夸大其词，对于克拉斯密来说可能有点儿奇怪。可怜的克拉斯密清澈的黄色瞳孔。纵使那些鹦鹉总是对它尖酸刻薄，它势必要成为自己灵魂的主人。但是它不会抛开它的心胸去顾影自怜，那属于下一个进化的轮回。

我期待着某一天鹦鹉们能够和我们用符合我们胃口的英语交流。它们能够抬起头来听我们七嘴八舌地说话。但是目前来讲，它们还做不到。这一直困扰着它们。卡斯蒂利亚人、克拉斯密和罗萨利诺都更加自然。

我并不相信进化这种东西，进化就像被上帝^①勾住的一条长线，古往今来，一直在不间断地被慢慢扭曲。我宁愿相信阿兹特克人是这么认为太阳的：那就是，整个世界先被创造之后被毁灭。太阳在剧烈地震动，而整个世界就像是许多的蜡烛被熄灭了，有些人就在这其中不停地咳嗽。然而难以让人理解和惊奇的是，太阳继续在剧烈地震动，一个崭新的世界开始大放异彩。

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，这远比又长又乏味曲折的时间和进化论要好得多。我多么希望整个演示被破坏，砰！——什么都没留下，只有四处充斥的混乱。我们逃离黑暗，新的闪光点不知怎么、不知从哪里复苏了。

我倒是希望整个世界就这么爆炸了！当蜥蜴都变得笨拙的时候，它们也能被一两根钉子钉住了。那样小鸟们都能在黑夜中发光了，所有的鸟儿都能在黑夜里把自己抖得干干净净，一群群的火烈鸟都伸长了一条腿，就像黄昏降临了一般，鹦鹉们在中午尖叫着，好像都能说话似的，孔雀也都开屏了，仿佛黑夜里的繁星。除了这些之外，有些纯鸟类，一些笨拙的长颈怪物，它们比鳄鱼还要大，蹒跚地爬过泥沼，直到让它们停止为止。当某人新奇地触摸了这个按钮，太阳发出一声巨响，伴随着鸟儿们的乱闯乱撞，只剩下一堆鹦鹉、孔雀和火烈鸟的蛋藏在了隐蔽处，等待着动物们第二天出现后去孵化它们。

大象后腿直立，甩掉了后背上的泥土。鸟儿们完全目瞪口呆地看着它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没翅膀没喙的老闲荡者到底叫什么？

不好，是鸟！白色小卷毛狗克拉斯密叫着跑出灌木丛，那个嘴部白色的鹦鹉飞出灌木丛，直冲向密林深处。而后，我们第一次在黄昏听到野马

① 原文为“First Cause”：第一因，或造物主、上帝。



可怕的嘶叫声，伴随着狮子的吼叫声划破夜空。

至此，鸟儿都忧郁了。它们说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一大片新的声音。是崭新的声音。

叶子下的鸟儿都垂头丧气了。它们说，我们的声音还有什么用，我们被打败了。

这个受欢迎的大个儿半裸鸟惊声尖叫着消失了。而只有真真正正长着羽毛的动物才能够孵蛋和存活。这也不失为一种安慰。这下云雀和那些会鸣叫的鸟儿们欢呼起来，开始鸣叫，冲出久违的旧“太阳”，至新太阳。但是孔雀、火鸡、乌鸦和鹦鹉们还不能适应这种状况。毕竟在那个充斥着鸟儿的年代里，它们才是猎首。鹦鹉才是鸟群的头领，因为它很聪明。

但是现在，可以这么说，它也就只能待在树上。它不敢下来，因为下面有白色小卷毛狗克拉斯密在游荡着。它十分苦闷。那个没有翅膀、没有喙、没有羽毛、卷毛又畸形的克拉斯密，霸占着地面，摇摇摆摆地在地上闲逛，而它这只大鼻子优雅鹦鹉，却无依无靠，只能被赶到克拉斯密够不到的树上。

就像戏院走廊里的乌合之众一样，伴随着消失的太阳，它开始叫嚣和嘲笑。克拉斯密以新主人的身份叫道：“汪——汪！”鹦鹉尖叫着，仿佛在说：“是的，主人！”“听它说，真的！汪——汪！它说了！还有谁能比它愚蠢？汪——汪！哦，太阳神之鸟，你好好听着！汪——汪——汪！佩罗！佩罗！佩——罗！哦，佩佩——罗！”

鹦鹉此刻也开始闹情绪了。这个高鼻梁的鸟儿不想像傻傻的画眉和夜莺一样让步，来唱一首新曲子。就让它们吱吱地叫吧。在以前，鹦鹉可是绅士一族呢。它开始嘲笑了！就像那毫不起作用的老贵族一样。

“哦，佩——罗！佩——佩——罗——罗——罗！”

阿兹特克人说地球上四个太阳，而照着我们的是第五个。第一个太阳是一只老虎或者是美洲虎，它是一个易怒的反光怪物，能够跳到任何地方大口吞咽食物。第二个太阳在一阵飓风下爆炸了，也就是说大蜥蜴一定会崩溃。第三个太阳使洪水暴发，把它认为不需要的动物们都溺死在了水中，这其中也包括第一次尝试着做人的动物。

洪水过后，我们的太阳出现了，同时也出现了原始的人类。老象说：“你好！那个是什么声音？”它摇了下耳朵，细细聆听来自地面上的新声音。是人类的声音，是语言的第一次发声。太可怕了，从未听到过的声音！大象耷拉着尾巴跑进了丛林里，然后傻傻地站在那儿盯着自己的鼻子。

但是，小白卷毛狗克拉斯密被激起了兴趣。露着两条腿的人叫道：“快来！佩罗！佩罗！”克拉斯密惊呆了，“不许再叫我这个名字，要不然我就走了！”说着它跑到了这人的跟前。紧跟着前来的是马，然后是大象，着迷似的来给自己要名字。其他的动物都害怕地跑了，站在那儿瑟瑟发抖。

然而在这尘世上，蛇作为最早被废黜的君王，咬了自己的尾巴然后对自己说：“另一个君王诞生了！万物之灵永远没有尽头！但是，我要伤害它的根基！就像我吞食鹦鹉蛋和吞噬克拉斯密的幼崽一样！”

鹦鹉在枝头对自己说：“你好！这个半鸟兽的新物种是什么呀？为什么他能够吓得克拉斯密乖乖地小跑到他跟前！他一定是个新物种的君王！我们听听他怎么说，看看能不能把他取代。”

佩——罗！佩——佩——罗——罗！哦，佩罗！

鹦鹉发现它了。

猴子，作为最聪明的物种，在听到人类的声音后吓得尖叫怒吼。它喋

喋不休地说道：“为什么我不能这么做！”但是没用的，它属于旧太阳神时代。它坐下来嘀嘀咕咕地指着那看不见的深渊，聪明人说那是“另一个次元”，除非你能够用脚测量出来，那它就和以往三个次元一样了。

如果你想深入探究，那么当你观察猴子的时候也就是在直面另一次元。无论从长度还是宽度来说，它都是合适的，并且它和你一样在同一个空间和时间范围之内。但是，还有另外一个次元。它与众不同，它和你之间没有演化这一系列的关系，就像是绳子的中心点一样，不！在你和它之间一定有一个剧变和另一个次元，这没什么好的，你和它不能也永远不能被联系在一起。这是另一个次元的事了。

它嘲笑你、讥讽你并模仿你，有的时候它甚至比你更更像你，有趣的是你用你错误的另一张脸来笑。这是另一次元。

它站在太阳神一边，而你站在另一边。一天它挥动尾巴，你则抓伤了你的头，它戏弄你，但也惧怕你，你嘲笑它又害怕它。

猴子说，究竟你和我之间什么是长度和宽度，什么是高度和深度呢？

你拿出了一个卷尺，它突然猥琐地嘲笑着你。

这是另一次元，拿走你那卷尺，没用的。

“佩罗！哦，佩——罗！”鹦鹉尖叫着。

克拉斯密抬头望着我，好像要说：

“这是另一次元。这在这里不起作用，我们就默认了吧。”

我低下头望着它黄色的眼睛，说：“你说得很对，克拉斯密，这就是另一个次元。你和我，我们都得承认。但是鹦鹉、猴子、鳄鱼，甚至是地蜈蚣，都不会承认。它们肯定蜷缩着溜进另一次元的笼子里，讨厌它。那些只会嘲笑别人的声音、那些长着嘴能咬的、那些甚至都没有嘴的昆虫，它们都卷起它们的尾巴，收起了它们的刺，按照它们自己的次元来行动。